

“V+A+(一)点儿!”与“A+V+(一)点儿!”的语义内涵探析*

李林珈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现代汉语常用祈使句“A+V+(一)点儿!”(V代表单音节动词,A代表单音节形容词)表示说话者的态度和意愿,句式中的A常为表示数量范畴的形容词“多”和“少”;而其他语义范畴的形容词只能构成“V+A+(一)点儿!”的句式,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语言现象。而且后一种格式都可以转换为前一种格式,前一种格式一般不能转换为后一种格式。从认知语言学和汉语语法化的角度去探究其动因和机制,可以发现祈使句对语境的依赖性使得表达了数量范畴的“多”“少”使用的频率高,范围广,在人们的头脑中有深刻的认知基础,祈使句与数量范畴建立关联后是无标记项,同时“A+V+(一)点儿!”的语序结构也是保留了古代汉语中形容词用于动词前直接作状语的用法。

【关键词】祈使句;“V+A+(一)点儿!”;“A+V+(一)点儿!”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01-04

一、“V+A+(一)点儿!”与“A+V+(一)点儿!”的结构特征

根据刘月华等^{[1]6828}的定义,“祈使句是表示命令请求的句子,包括命令、请求别人(又是包括自己)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祈使句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是“用动词重迭形式或加动量词、名量词等表示短时、少量的词语”用以缓和语气。

(一)句法结构特征

“动词+形容词+(一)点儿!”就是一类加动量词或名量词等表示短时、少量的结构用以缓和语气的祈使句。我们将其结构概括为“V+A+(一)点儿!”。事实上,这一类祈使句还存在另一种语序,即“形容词+动词+(一)点儿”,可以概括为“A+V+(一)点儿”例如:

- | | |
|-------------------|-------------------|
| (1)“A+V+(一)点儿”类 | (2)“V+A+(一)点儿”类 |
| 多吃(一)点儿! 少吃(一)点儿! | 穿厚(一)点儿! 穿薄(一)点儿! |
| 多写(一)点儿! 少写(一)点儿! | 扔远(一)点儿! 扔近(一)点儿! |
| 多看(一)点儿! 少看(一)点儿! | 调亮(一)点儿! 调暗(一)点儿! |
| 多拿(一)点儿! 少拿(一)点儿! | 挖深(一)点儿! 挖浅(一)点儿! |
| 多说(一)点儿! 少说(一)点儿! | 放咸(一)点儿! 放淡(一)点儿! |
| 多想(一)点儿! 少想(一)点儿! | 跑快(一)点儿! 跑慢(一)点儿! |

由例句可以看出,(1)类都是由一个单音形容词和一个单音动词再加上“一点儿”组成的状中结构。(2)类都是由一个单音动词和一个单音形容词加上一个数量短语“一点儿(数词‘一’可以省略)”组成的动补结构,二者都是祈使句,都表示命令或请求别人做出某一动作,这一动作表现出时短和少量的特征。从而使整个句式的语气显得较为缓

和。但是二者的语序并不相同,表现为(1)类的形容词在前,动词在后,即“A+V+(一)点儿”;(2)类的动词在前,形容词在后,即“V+A+(一)点儿”;而且(1)类中的形容词只能是“多”或“少”,若是其他形容词,就只能形成“V+A+(一)点儿”的结构。(2)类中的形容词是除了表示数量范畴的“多”和“少”以外的其他意义范畴的形容词。

(二)语义结构特征

张平^[2]认为能与“一点儿”组合的形容词“有三个条件:第一,形容词具有程度上的累加性;第二,形容词在语体色彩上表现出口语性;第三,形容词首先倾向于选择单音节形容词,其次才是双音节形容词。”“其中第一条是强制性的,第二、三条都不是强制性的。”

荣晶^[3]考察了648个自主动词,概括出了能进入该句式的V的基本特征为:V[+迷人][+可控][+自主][+肯定][-书面语]<+受修饰>;

同时考察了《现代汉语八百词》形容词生动形式表中的429个常用形容词和《普通话常用三千词表》中的301个形容词^①。概括出了能进入该句式的A的基本特征为:A[+可控][-贬义][-定量][-书面语]

荣晶^[3]还总结了“还总结+点儿”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变换为“哪些点儿+V些。对于该句式的语序的讨论也可见于张平^[2]。但是二人讨论的都是“V+A+点儿”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变换为“A+V+V”语序。

这些研究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我们如何解释“V+A+(一)点儿!”与“A+V+(一)点儿!”之间的变换呢?看起来似乎所有的“V+A+(一)点

收稿日期:2014-06-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研究西部项目“汉语语句系统的形式语义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2XJJA74007);

四川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汉语句法和逻辑语义互动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C12B034)。

作者简介:李林珈(1989-),女,汉族,四川渠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儿!”都不能变换为“A+V+(一)点儿!”,即不能说成:

- *厚穿(一)点儿 *薄穿(一)点儿
- *远扔(一)点儿 *近扔(一)点儿
- *亮调(一)点儿 *暗调(一)点儿
- *深挖(一)点儿 *浅挖(一)点儿
- *咸放(一)点儿 *淡放(一)点儿
- *快跑(一)点儿 *慢跑(一)点儿

“A+V+(一)点儿!”却是可以变换成“V+A+(一)点儿!”的,即这个形容词如果是“多”或“少”的话,这两种结构就可以相互变换,例如:

- 多吃(一)点儿——吃多(一)点儿 少吃(一)点儿——吃少(一)点儿
- 多写(一)点儿——写多(一)点儿 少写(一)点儿——写少(一)点儿
- 多看(一)点儿——看多(一)点儿 少看(一)点儿——看少(一)点儿
- 多拿(一)点儿——拿多(一)点儿 少拿(一)点儿——拿少(一)点儿
- 多说(一)点儿——说多(一)点儿 少说(一)点儿——说少(一)点儿
- 多想(一)点儿——想多(一)点儿 少想(一)点儿——想少(一)点儿

当结构是“A+V+(一)点儿”时,是状中结构。也就是说形容词“多”“少”在这一类祈使句中,不但可以置于动词前面,也可置于动词后面,只是我们发现人们更多时候用的都是置于动词前面的说法,置于动词后面的说法反而用得较少,说起来反而别扭。据郭锐^{[4][198]}对形容词功能的统计,在现代汉语中有12%的形容词可以直接作状语,如“快走”,多数情况下是需要进行重迭或者加上虚词才可以,如“慢慢说”“得意地想着”。然而即使是可以直接作状语的“快”在进入“V+A+(一)点儿”的格式后仍然不能变换成“A+V+(一)点儿”,如,我们不能说成“*快走(一)点儿”。也证明了的确只有形容词“多”和“少”才可以在“V+A+(一)点儿”祈使句中变换成“A+V+(一)点儿”。

同时A是其他语义范畴的形容词所构成的“V+A+(一)点儿”意义上都等同于A是表示数量范畴的“多”和“少”的“A+V+(一)点儿”的结构,例如:

- 穿厚一点儿 多穿一点儿
- 穿薄一点儿 少穿一点儿
- 调亮一点儿 多调一点儿
- 调暗一点儿 少调一点儿
- 写长一点儿 多写一点儿
- 写短一点儿 少写一点儿
-

二、形成动因和机制

那么,为什么只有当这个形容词是“多”或“少”的时候“V+A+(一)点儿”的语序才能变换为“A+V+(一)点儿”呢?在古代汉语中,形容词直接用在动

词前作状语,即A+V,是一种基本的语序,例如:

- 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战国策·赵策》
-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轼《赤壁赋》
- 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上》
- 轻拢慢捻抹复挑。白居易《琵琶行》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多”“少”表达了数量的范畴,而祈使句对语境的依赖较强,人们在多数情况下都能使用到“多”和“少”这一对形容词,使得“多”“少”的意义在语法化的过程中相对于其他的形容词虚化得更多,“多”“少”的使用范围较之其他形容词都要广,使用频率也都要高,也就是说,当A具有了[+数量]的特征时,很多其他意义较为实在的形容词可以用意义更为虚化的“多”或“少”来替换。于是造成其最早的用法在人们的观念中根基深厚,仍然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语序。那么,我们如何证明其使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呢?

首先,朱德熙^{[5][205]}提出“祈使句的主语只能是‘你、你们、您、咱们、我们(包括式)’,不能是第一人称代词‘我’和第三人称代词‘他’‘他们’。因此如果把祈使句的主语换成‘我、他、他们’,原来的祈使句就会改变性质转换为陈述句。”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祈使句时,必定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同时在场的,那么这时语境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即使话语提供的新信息较少,听话人也可以从语境中获得更多其他的信息。

其次,我们发现多数“V+A+(一)点儿”格式的祈使句,如果其表达的范畴可以进行量化,那它就可以不选用那个专门用于该语境的形容词,而直接用“多”或“少”。例如:我们在要求别人“穿厚(一)点儿”的时候,直接说成“多穿(一)点儿”;要求别人“穿薄(一)点儿”的时候说成“少穿(一)点儿”便能传达出足够的信息。此外还有,“说久(一)点儿”和“说短(一)点儿”,也可以分别说成“多说(一)点儿”和“少说(一)点儿”。同样的,调亮(一)点儿,也可以说成,多调(一)点儿,甚至“调暗(一)点儿”也可以说成“多调(一)点儿”,当我们要表达“不要调太亮/太暗”时,字数更少的“少调(一)点儿”便能提供足够的信息。

格赖斯^{[6][26-27]}曾提出会话原则,他认为“会话的最高原则是合作,称为合作原则。在最高原则,即合作原则下,人们在交际中要遵守如下四个准则:一是数量准则。其中还包括使自己所说的话达到当前交谈目的所要求的详尽程度;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比所要求的更详尽。二是质量准则,其中还包

括不要说自己认为不真实的话;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三是关联准则,就是说话要贴切,有关联。四是方式准则,其中还包括避免晦涩的词语、避免歧义、说话要简要(避免累赘)、说话要有条理。”

根据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我们说“穿厚(一)点儿”“说久(一)点儿”等等的时候固然不违反上述准则,然而,我们如果说成“多穿(一)点儿”“多说(一)点儿”等等仍然不违反上述准则。甚至在我们要表达“不要调太亮/太暗”时,字数更少的“少调(一)点儿”还更突出了其中的数量准则和方式准则,即没有使自己所说的话超出所要求的详尽程度和避免了累赘繁琐的词语。

此外我们还发现“V+A+(一)点儿”格式的祈使句除了之前的厚度、亮度和时间,其他的表示距离、颜色等等可以进行量化的范畴时,形容词都可以用多、少。例如:

挖深(一)点儿/挖浅(一)点儿——多挖(一)点儿/少挖(一)点儿(距离)

描浓(一)点儿/描淡(一)点儿——多描(一)点儿/少描(一)点儿(颜色)

最后,当这一句式只单纯表达数量的增减时,形容词就只能用“多”或“少”,没有其他形容词可以替换。例如:

多吃(一)点儿——? 吃(一)点儿 少吃(一)点儿——? 吃(一)点儿

多写(一)点儿——? 写(一)点儿 少写(一)点儿——? 写(一)点儿

多看(一)点儿——? 看(一)点儿 少看(一)点儿——? 看(一)点儿

多拿(一)点儿——? 拿(一)点儿 少拿(一)点儿——? 拿(一)点儿

多说(一)点儿——? 说(一)点儿 少说(一)点儿——? 说(一)点儿²

三、“A+V+(一)点儿”在历时变化中的无标记性

从以上的论证可以得出,“多”“少”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是高于其他形容词的。可见数量范畴相较于其他语义范畴是无标记项。无标记项在句中法中可以出现的环境更多或至少和有标记项一样多,使用频率比有标记项高,至少也一样高,意义比有标记项宽泛。从历史角度看,无标记项先于有标记项出现,晚于有标记项消失。所以在绝大部分形容词进入句子都纷纷改变了古代汉语的语序后,“多”和“少”仍然没有改变。

但是,既然“V+A”语序先于“A+V”语序出现,应该是无标记项,那为何在现代汉语中这样的用法极少,似乎成了有标记项了呢?

我们将这看作是一种关联标记模式。沈家

焯^{[7]25-26}认为,传统的标记理论只建立一个范畴(例如“数”)内两个成员的标记模式,是一种“简单模式”,新的标记理论要把一个范畴跟另一个范畴联系起来,建立两个范畴或多个范畴之间的“关联模式。”例如,按传统的标记理论,在名词的“数”这个范畴内,单数是无标记项,复数是有标记项,但是有时候好像有违反这一标记模式的情形,在有的语言中,集合名词复数似乎才是无标记项,如英语的bread,面包,单数是a piece of bread,一片面包。这就在数和名词这两个范畴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对个体名词而言,单数是无标记项,复数是有标记项;对集合名词而言,复数是无标记项,单数是有标记项。我们在前文提到了,数量范畴的使用范围很广,我们的很多话语中都表达了这一范畴。此处的情形与之类似,若是按照简单模式来看,在祈使句中,“A+V+(一)点儿”出现得更少,结构更为复杂是有标记项。但是当把它与数量范畴建立起关联时,它出现得早,消失得晚,这便是一个无标记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关联模式:

	数量范畴	其他范畴
A+V+(一)点儿	无标记	有标记
V+A+(一)点儿	有标记	无标记

然而,语言有强大的类推作用,消失得晚并不表示不会消失。在所有的形容词中,“多”“少”的确是一座根基深厚的山头,很难推平。但是类推作用依然会对其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更多时候使用的是“多/少+V+(一)点儿”的语序,但仍然会发现“V+多/少+(一)点儿”的语序也没错。如,毕竟是人家的终身大事,放多点时间吧!(来自CCL语料库)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祈使句中,存在“V+A+(一)点儿”的结构,只有当A是“多”或“少”时,其语序才能变换成“A+V+(一)点儿”。这两种结构都是祈使句,作用都是能够缓和语气,但是表现出的语序却不相同。甚至当形容词是“多”或“少”时,“A+V+(一)点儿”的用法反而多过“V+A+(一)点儿”的用法。我们认为这是因为“A+V+(一)点儿”保留了古代汉语中形容词在动词前直接作状语的语序。首先该句式是祈使句,所以语境可以补充大量话语没有提供的信息。其次“多”和“少”表达了数量范畴,在我们使用祈使句时许多表达了可以量化范畴的形容词都可用“多”或“少”替换。而且在替换后其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高于其它形容词。所以在祈使句中,“多”“少”直接作状语的语序较之其它形容词消失得更

晚。我们日常对话时也更多使用“多”“少”在前的语序句子。从关联标记模式来看,祈使句与数量范畴建立起关联之后,“A+V+(一)点儿”就是无标记项,而“V+A+(一)点儿”是有标记项。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荣晶考察的包括双音节形容词,本文讨论的均为单音节形容词。
 ②此处的问号表示无法填入一个其他的词。
 [1]刘月华,潘文娉,故韡.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张平.“A点儿V”与“VA点儿”[D].湖南师范大学,2004.
 [3]荣晶,廖庆睿.“VA点儿”祈使句及其语序变换规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6(1).
 [4]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Grice, H.P.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The Semantics of "V+A+(yi)dianer" and "A+V+(yi)dianer"

LI Lin-ji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ommon imperatives "A + V + (yi) dianr!" (V representative of monosyllabic verb, A representative of monosyllabic adjective) indicates the speaker's attitude and willingness. In this sentence, A constantly is a semantic category of number of the adjective "duo" or "shao". Other semantic category, however, can only construct as "V + A + (yi) dianr!", which appears to be an unbalanced linguistic phenomenon. And the former format can be transformed to the later format, while the later usually cannot be transformed to the former. We explored th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s of this construction from the grammarize of Chinese and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A resul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emantic category of number which express "more" or "less" have a highly frequency of use in the imperative sentence which is context-dependent. Therefore, "A+V+(yi)dianr" is an unmarked construction which reserved the ancient Chinese construction as the adjective use before the verb.

Key words: imperative sentence; "A + V + (yi) dianr!"; "V + A + (yi) dianr!"

(责任编辑:周锦鹤)